新書/卷九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第八

新書
卷第九
作者：賈誼　西漢

卷第十

大政上

聞之於政也，民無不爲本也。國以爲本，君以爲本，吏以爲本。故國以民爲安危，君以民爲威侮，吏以民爲貴賤。此之謂民無不爲本也。聞之於政也，民無不爲命也。國以爲命，君以爲命，吏以爲命，故國以民爲存亡，君以民爲盲明，吏以民爲賢不肖。此之謂民無不爲命也。聞之於政也，民無不爲功也。故國以爲功，君以爲功，吏以爲功。國以民爲興壞，君以民爲強弱，吏以民爲能不能。此之謂民無不爲功也。聞之於政也，民無不爲力也。故國以爲力，君以爲力，吏以爲力。故夫戰之勝也，民欲勝也；攻之得也，民欲得也；守之存也，民欲存也。故率民而守，而民不欲存，則莫能以存矣；故率民而攻，民不欲得，則莫能以得矣；故率民而戰，民不欲勝，則莫能以勝矣。故其民之爲其上也，接敵而喜，進而不可止，敵人必駭，戰由此勝也。夫民之於其上也，接而懼，必走去，戰由此敗也。故夫菑與福也，非粹在天也，又在士民也。嗚呼，戒之！戒之！夫士民之志，不可不要也。嗚呼，戒之！戒之！

行之善也，粹以爲福己矣；行之惡也，粹以爲菑己矣。故受天之福者，天不攻焉；被天之菑，則亦毋怨天矣，行自爲取之也。知善而弗行，謂之不明；知惡而弗改，必受天殃。天有常福，必與有德；天有常菑，必與奪民時。故夫民者，至賤而不可簡也，至愚而不

可欺也。故自古至於今，與民爲仇者，有遲有速，而民必勝之。知善而弗行謂之狂，知惡而不改謂之惑。故夫狂與惑者，聖王之戒也，而君子之愧也。嗚呼，戒之！戒之！豈其以狂與惑者自爲分？明君而君子乎，聞善而行之如爭，聞惡而改之如讎，然後禍菑可離，然後保福也。戒之！戒之！

誅賞之慎焉，故與其殺不辜也，寧失於有罪也。故夫罪也者，疑則附之去已；夫功也者，疑則附之與已。則此毋有無罪而見誅，毋有有功而無賞者矣。戒之哉！戒之哉！誅賞之慎焉，故古之立刑也，以禁不肖，以起怠惰之民也。是以一罪疑則弗遂誅也，故不肖得改也；故一功疑則必弗倍也，故愚民可勸也。是以上有仁譽而下有治名。疑罪從去，仁也；疑功從予，信也。戒之哉！戒之哉！慎其下，故誅而不忌，賞而不曲，不反民之罪而重之，不滅民之功而棄之。故上爲非，則諫而止之，以道紀之；下爲非，則矜而恕之，道而赦之，柔而假之。故雖有不肖民，化而則之。故雖昔者之帝王，其所貴其臣者，如此而已矣。

人臣之道，思善則獻之於上，聞善則獻之於上，知善則獻之上。夫民者，唯君者有之，爲人臣者助君理之。故夫爲人臣者，以富樂民爲功，以貧苦民爲罪。故君以知賢爲明，吏以愛民爲忠。故臣忠則君明，此之謂聖王。故官有假而德無假，位有卑而義無卑。故位下而義高者，雖卑，貴也；位高而義下者，雖貴，必窮。嗚呼，戒之哉！戒之哉！行道不能，窮困及之。

夫一出而不可反者，言也；一見而不可得揜者，行也。故夫言與行者，知愚之表也，賢不肖之別也。是以智者慎言慎行，以爲身福；愚者易言易行，以爲身菑。故君子言必可行也，然後言之，行必可言也，然後行之。嗚呼，戒之哉！戒之哉！行之者在身，命之者在人，此福菑之本也。道者，福之本；祥者，福之榮也。無道者必失福之本，不祥者必失福之樂。故行而不緣道者，其言必不顧義矣。故紂自謂天也，桀自謂天子也，已滅之後，民以相罵也。以此觀之，則位不足以爲尊，而號不足以爲榮矣。故君子之貴也，士民貴之，故謂之貴也；故君子富也，士民樂之，故謂之富也。故君子之貴也，與民以福，故士民貴之；故君子之富也，與民以財，故士民樂之。故君子富貴也，至於子孫而衰，則士民皆曰：「何君子之道衰之數也？」不肖暴者，禍及其身，則士民皆曰：「何天誅之遲也？」

夫民者，萬世之本也，不可欺。凡居於上位者，簡士苦民者是謂愚，敬士愛民者是謂智。夫愚智者，士民命之也。故夫民者，大族也，民不可不畏也。故夫民者，多力而不可適

也。嗚呼，戒之哉！戒之哉！與民爲敵者，民必勝之。君能爲善，則吏必能爲善矣；吏能爲善，則民必能爲善矣。故民之不善也，吏之罪也；吏之不善也，君之過也。嗚呼，戒之！戒之！故夫士民者，率之以道，然後士民道也；率之以義，然後士民義也；率之以忠，然後士民忠也；率之以信，然後士民信也。故爲人君者，其出令也，其如聲；士民學之，其如響；曲折而從君，其如景矣。嗚呼，戒之哉！戒之哉！君鄉善於此則失然協，民皆鄉善於彼矣，猶景之象形也；君爲惡於此則哼哼然協，民皆爲惡於彼矣，猶響之應聲也。故是以聖王而君子乎，執事而臨民者，日戒慎一日，則士民亦日戒慎一日矣，以道先民也。

道者，聖王之行也；文者，聖王之辭也；恭敬者，聖王之容也；忠信者，聖王之教也。聖人也者，賢智之師也；仁義者，明君之性也。故堯、舜、禹、湯之治天下也，所謂明君也，士民樂之，皆即位百年然後崩，士民猶以爲大數也。桀紂所謂暴亂之君也，士民苦之，皆即位十年而滅，士民猶以爲大久也。故夫諸侯者，士民皆愛之，則國必興矣；士民皆苦之，則國必亡矣。故夫士民者，國家之所樹而諸侯之本也，不可輕也。嗚呼！輕本不祥，實爲身殃。戒之哉！戒之哉！

大政下

易使喜、難使怒者，宜爲君。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，宜爲貴。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，簡泄不可以得士。故欲以刑罰慈民，辟其猶以鞭狎狗也，雖久弗親矣；故欲以簡泄得士，辟其猶以弧怵鳥也，雖久弗得矣。故夫士者，弗敬則弗至；故夫民者，弗愛則弗附。故欲求士必至、民必附，惟恭與敬、忠與信，古今毋易矣。渚澤有枯水，而國無枯士矣。故有不能求士之君，而無不可得之士；故有不能治民之吏，而無不可治之民。故君明而吏賢矣，吏賢而民治矣。故見其民而知其吏，見其吏而知其君矣。故君功見於選吏，吏功見於治民，故觀之其上者猶其下，而上覩矣，此道之謂也。故治國家者，行道之謂，國家必寧；信道而以僞，國家必空。故政不可不慎也，而吏不可不選也，而道不可離也。嗚呼，戒之哉！離道而災至矣。

無世而無聖，或不得知也；無國而無士，或弗能得也。故世未嘗無聖也，而聖不得聖王則弗起也；國未嘗無士也，不得君子則弗助也。上聖明則士闇飾矣，故聖王在上位，則士百里而有一人，則猶無有也。故王者衰，則士沒矣。故暴亂位上，則千里而有一人，則猶比肩也。故國者有不幸而無明君；君明也，則國無不幸而無賢士矣。故自古而至於今，澤有無水，國無無士。故士易得而難求也，易致而難留也。故求士而不以道，周徧

境內不能得一人焉。故求士而以道，則國中多有之。此之謂士易得而難求也。故待士而以敬，則士必居矣；待士而不以道，則士必去矣。此之謂士易致而難留也。

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，有易吏而無易民。故因是國也而爲安，因是民也而爲治。故湯以桀之亂民爲治，武王以紂之北卒爲彊。故民之治亂在於吏，國之安危在於政。故是以明君之於政也慎之，於吏也選之，然後國興也。故君能爲善，則吏必能爲善矣；吏能爲善，則民必能爲善矣。故民之不善也，失之者吏也；故民之善者，吏之功也。故吏之不善也，失之者君也；故吏之善者，君之功也。是故君明而吏賢，吏賢而民治矣。故苟上好之，其下必化之，此道之謂也。

夫民之爲言也，暝也；萌之爲言也，盲也。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，民無不化也。故曰民萌。民萌哉，直言其意而爲之名也。夫民者，賢不肖之材也，賢不肖皆具焉。故賢人得焉，不肖者伏焉；技能輸焉，忠信飭焉。故民者積愚也。故夫民者雖愚也，明上選吏焉，必使民與焉。故士民譽之，則明上察之，見歸而舉之；故士民苦之，則明上察之，見非而去之。故王者取吏不妄，必使民唱，然後和之。故夫民者，吏之程也。察吏於民，然後隨之。夫民至卑也，使之取吏焉，必取其愛焉。故十人愛之有歸，則十人之吏也；百人愛之有歸，則百人之吏也；千人愛之有歸，則千人之吏也；萬人愛之有歸，則萬人之吏也。故萬人之吏，選卿相焉。

夫民者，諸侯之本也；教者，政之本也；道者，教之本也。有道，然後教也；有教，然後政治也；政治，然後民勸之；民勸之，然後國豐富也。故國豐且富，然後君樂也。忠，臣之功也；臣之忠者，君之明也。臣忠君明，此之謂政之綱也。故國也者行政之綱，然後國臧也。故君之信在於所信，所信不信，雖欲論信也，終身不信矣。故所信不可不慎也。事君之道，不過於事父，故不肖者之事父也，不可以事君；事長之道，不過於事兄，故不肖者之事兄也，不可以事長；使下之道，不過於使弟，故不肖者之使弟也，不可以使下；交接之道，不過於爲身，故不肖者之爲身也，不可以接友；慈民之道，不過於愛其子，故不肖者之愛其子，不可以慈民；居官之道，不過於居家，故不肖者之於家也，不可以居官。夫道者，行之於父，則行之於君矣；行之於兄，則行之於長矣；行之於弟，則行之於下矣；行之於身，則行之於友矣；行之於子，則行之於民矣；行之於家，則行之於官矣。故士則未仕而能以試矣。聖王選舉也，以爲表也。問之，然後知其言；謀焉，然後知其極；任之以事，然後知其信。故古聖王君子不素距人，以此爲明察也。

國之治政，在諸侯大夫士；察之理，在其與徒。君必擇其臣，而臣必擇其所與。故察明

者賢乎人之辭，不出於室，而無不見也；察明者乘人，不出其官，而無所不入也。故王者居於中國，不出其國，而明於天下之政，何也？則賢人之辭也。不離其位，而境內親之者，謂之人爲之行之也。故愛人之道，言之者謂之其府；故愛人之道，行之者謂之其禮。故忠諸侯者，無以易敬士也；忠君子者，無以易愛民也。諸侯不得士，則不能興矣；故君子不得民，則不能稱矣。故士能言道而弗能行者謂之器，能行道而弗能言者謂之用，能言而能行之者謂之實。故君子訊其器，任其用，乘其實，而治安興矣。嗚呼，人耳！人耳！

諸侯即位享國，社稷血食，而政有命，國無君也；官有政長而民有所屬，而政有命，國無吏也；官駕百乘而食食千人，政有命，國無人也。何也？君之爲言也，道也。故君也者，道之所出也。賢人不舉而不肖人不去，此君無道也，故政謂此國無君也。吏之爲言，理也。故吏也者，理之所出也。上爲非而不敢諫，下爲善而不知勸，此吏無理也，故政謂此國無吏也。官駕百乘而食食千人，近側者不足以問諫，而由朝假不足以考度，故政謂此國無人也。嗚呼，悲哉！君者，群也。無人誰據？無據必蹶，政謂此國素亡也。

脩政語上

黃帝曰：「道若川谷之水，其出無已，其行無止。」故服人而不爲仇，分人而不譸者，其惟道矣。故播之於天下而不忘者，其惟道矣。是以道高比於天，道明比於日，道安比於山。故言之者見謂智，學之者見謂賢，守之者見謂信，樂之者見謂仁，行之者見謂聖人。故惟道不可竊也，不可以爲虛也。故黃帝職道義，經天地，紀人倫，序萬物，以信與仁爲天下先。然後濟東海，入江內取綠圖，西濟積石，涉流沙，登於崑崙。於是還居中國，以平天下。天下太平，唯躬道而已。

帝顓頊曰：「至道不可過也，至義不可易也。」是故以後者復迹也。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，學黃帝之道而賞之，弗加弗損，天下亦平也。

顓頊曰：「功莫美於去惡而爲善，罪莫大於去善而爲惡。故非吾善善而已矣，善緣善也；非惡惡而已也，惡緣惡也。吾日慎一日，其此已也。」

帝嚳曰：「緣道者之辭而與道已，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巧已，行仁者之操而與爲仁已。」故節仁之器以修其財，而身專其美矣。故上緣黃帝之道而明之，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，而天下亦平矣。

帝嚳曰：「德莫高於博愛人，而政莫高於博利人。故政莫大於信，治莫大於仁，吾慎此而矣。」

帝堯曰：「吾存心於先古，加志於窮民，痛萬姓之罹罪，憂眾生之不遂也。故一民或饑，曰此我饑之也；一民或寒，曰此我寒之也；一民有罪，曰此我陷之也。」仁行而義立，德博而化富，故不賞而民勸，不罰而民治，先恕而後行，是故德音遠也。是故堯教化及雕題、蜀、越，撫交趾，身涉流沙，地封獨山，西見王母，訓及大夏、渠叟，北中幽都，及狗國與人身，而鳥面及焦僥，好賢而隱不還，彊於行而菑於志，率以仁而恕，至此而已矣。

帝舜曰：「吾盡吾敬以事吾上，故見謂忠焉；吾盡吾敬以接吾敵，故見謂信焉；吾盡吾敬以使吾下，故見謂仁焉。是以見愛親於天下之人，而歸樂於天下之民，而見貴信於天下之君。故吾取之以敬也，吾得之以敬也。」故欲明道而諭教，惟以敬者爲忠必服之。

大禹之治天下也，諸侯萬人而禹一皆知其國，其士萬人而禹一皆知其體，故大禹豈能一見而知之也？豈能一聞而識之也？諸侯朝會而禹親報之，故是以禹一皆知其國也；其士月朝而禹親見之，故是以禹一皆知其體也。然且大禹其猶大恐，諸侯會，則問於諸侯曰：「諸侯以寡人爲驕乎？」朔日，士朝，則問於士曰：「諸侯大夫以寡人爲汰乎？其聞寡人之汰耶，而不以語寡人者，此教寡人殘道也，滅天下之教也。故寡人之所怨於人者，莫大於此也。」

大禹曰：「民無食也，則我弗能使也；功成而不利於民，我弗能勸也。」故鬠河而導之九牧，鑿江而導之九路，澄五湖而定東海，民勞矣而弗苦者，功成而利於民也。禹嘗晝不暇食，夜不暇寢矣。方是時也，憂務故也。故禹與士民同務，故不自言其信，而信諭矣。故治天下，以信爲之也。

湯曰：「學聖王之道者，譬其如日；靜思而獨居，譬其若火。夫人舍學聖王之道而靜居獨思，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，而就火之光於室也，然可以小見，而不可以大知。」是故明君而君子，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。故諸君得賢而舉之，得賢而與之，譬其若登山乎；得不肖而舉之，得不肖而與之，譬其若下淵乎。故登山而望，其何不臨而何不見？凌遲而入淵，其孰不陷溺？是以明君慎其舉，而君子慎其與，然後福可必歸，菑可必去也。

湯曰：「藥食嘗於卑，然後至於貴；藥言獻於貴，然後聞於卑。」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，教也；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，道也。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，其得味也多；若使人味言然後聞者，其得言也少。故以是明上之於言也，必自也聽之，必自也擇之，必自也聚之，必自也藏之，必自也行之。故道以數取之爲明，以數行之爲章，以數施之萬姓爲藏。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，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，致道者以言，入道者以忠，積道者以信，樹道者以人。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無治安之政者，雖欲治安顯榮也，弗得矣。故治安不可以虛成也，顯榮不可以虛得也。故明君敬士、察吏、愛民以參其極，非此者，則四美不附矣。

修政語下

周文王問於粥子曰：「敢問君子將入其職，則其於民也何如？」粥子對曰：「唯，疑。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。政曰：君子將入其職，則其於民也，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。」周文王曰：「受命矣。」曰：「君子既入其職，則其於民也何若？」對曰：「君子既入其職，則其於民也，暯暯然如日之正中。」周文王曰：「受命矣。」曰：「君子既去其職，則其於民也何若？」對曰：「君子既去其職，則其於民也，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。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，義先聞也；既入而暯暯者，民保其福也；既去而暗暗者，民失其教也。」周文王曰：「受命矣。」

周武王問於粥子曰：「寡人願守而必存，攻而必得，戰而必勝，則吾爲此奈何？」粥子曰：「唯，疑。攻守而戰乎同器，而和與嚴其備也。故曰：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，而嚴不若和之固也；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，而嚴不若和之得也；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，而嚴不若和之勝也。則唯由和而可也。故諸侯發政施令，政平於人者，謂之文政矣；諸侯接士而使吏，禮恭於人者，謂之文禮矣；諸侯聽獄斷刑，仁於治，陳於行。其由此守而不存、攻而不得、戰而不勝者，自古而至於今，自天地之辟也，未之嘗聞也。今也，君王欲守而必存，攻而必得，戰而必勝，則唯由此也爲可也。」周武王曰：「受命矣。」

周武王問於王子旦曰：「敢問治有必成而戰有必勝乎？攻有必得而守有必存乎？」王子旦對曰：「有。政曰：諸侯政平於內而威於外矣，君子行修於身而信於輿人矣。治民民治而榮於名矣。故諸侯凡有治心者，必修之以道而與之以敬，然後能以成也；凡有戰心者，必修之以政而興之以義，然後能以勝也；凡有攻心者，必結之以約而諭之以信，然後能以得也；凡有守心者，必固之以和而諭之以愛，然後能有存也。」周武王曰：「受命矣。」師尚父曰：「吾聞之於政也，曰：天下壙壙，一人有之；萬民蒙蒙，一人理之。

故天下者，非一家之有也，有道者之有也。故夫天下者，唯有道者理之，唯有道者紀之，唯有道者使之，唯有道者宜處而久之。故夫天下者，難得而易失也，難常而易忘也。故守天下者，非以道則弗得而長也。故夫道者，萬世之寶也。」周武王曰：「受命矣。」

周成王年六歲，即位享國，親以其身見於粥子之家而問焉，曰：「昔者先王與帝修道而道修，寡人之望也，亦願以教，敢問興國之道奈何？」粥子對曰： 「唯，疑。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。政曰：興國之道，君思善則行之，君聞善則行之，君知善則行之，位敬而常之，行信而長之，則興國之道也。」周成王曰：「受命矣。」

周成王曰：「敢問於道之要奈何？」粥子對曰：「唯，疑。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。政曰：爲人下者敬而肅，爲人上者恭而仁，爲人君者敬士愛民，以終其身，此道之要也。」周成王曰：「受命矣。」

周成王曰：「敢問治國之道若何？」粥子曰：「唯，疑。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。政曰：治國之道，上忠於主，而中敬其士，而下愛其民。故上忠其主者，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；而中敬其士，不以禮節無以諭敬也；下愛其民，非以忠信則無以諭愛也。故忠信行於民，而禮節諭於士，道義入於上，則治國之道也。雖治天下者，由此而已。」周成王曰：「受命矣。」

周成王曰：「寡人聞之，有上人者，有下人者，有賢人者，有不肖人者，有智人者，有愚人者。敢問上下之人，何以爲異？」粥子對曰：「唯，疑。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。政曰：凡人者，若賤若貴，若幼若老，聞道志而藏之，知道善而行之，上人矣；聞道而弗取藏也，知道而弗取行也，則謂之下人也。故夫行者善則謂之賢人矣，行者惡則謂之不肖矣。故失言者善則謂之智矣，言者不善則謂之愚矣。故智、愚之人有其辭矣，賢不肖之人別其行矣，上下之人等其志矣。」周成王曰：「受命矣。」

周成王曰：「寡人聞之，聖王在上位，使民富且壽云。若夫富則可爲也，若夫壽則不在天乎？」粥子曰：「唯，疑。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。政曰：聖王在上位，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。故諸侯不私相攻，而民不私相鬬鬩，不私相煞也。故聖王在上位，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。聖王在上，則君積於道，而吏積於德，而民積於用力。故婦人爲其所衣，丈夫爲其所食，則民無凍餒矣。故聖王在上，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。聖王在上，則君積於仁，而吏積於愛，而民積於順，則刑罰廢矣。而民無夭遏之誅。故聖王在上，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。聖王在上，則使民有時，而用之有節，則民無厲疾。故聖王

在上，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。故聖王在上，則使盈境內興賢良，以禁邪惡。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，則已得其命矣。故夫富且壽者，聖王之功也。」周成王曰：受命矣。」